



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

村上龙 著 李重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所有的男人 都是消耗品

村上龙 著

李重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有的男人都市消耗品 / [日]村上龙著；李重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
(村上龙作品集)
ISBN 7-5327-3863-9

I. 所... II. ①村...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7903 号

Murakami Ryu
SUBETE NO OTOKO WA SHOMO-HIN DE ARU

Copyright © 1987 Murakami Ry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urakami Ry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09-2004-47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所有的男人都市消耗品

[日]村上龙 著
李重民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高福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21,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册

ISBN 7-5327-3863-9/I·2164

定价：13.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村上龙，日本小说家、电影导演。1952年2月出生于长崎县佐世保市。1972年就读于武藏野美术大学。1976年发表的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被视为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化的开端，获第75届芥川奖，引起日本社会震动，销量高达350万册。1980年以《寄物柜婴儿》获第3届野间文艺新人奖。2000年以《共生虫》获第36届谷崎润一郎奖。重要作品另有小说《战争在海对岸开始》、《网球公子的忧郁》、《69 sixty nine》、《极端的爱与幻想》、《伊维萨》、《心醉神迷》、《斐济的侏儒》、《五分钟后的世界》、《音乐的海岸》、《第一夜 第二夜 最后一夜》、《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寂寞之国的杀人》、《最后的家族》，随笔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恋爱永远是未知的》等。自编自导的电影有《黄玉》、《京子》等。20世纪80年代与村上春树合称“W村上”，同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当代日本作家。

日本当代作家村上龙

奕殿武

村上龙，原名村上龙之助，1952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的一个教师家庭。佐世保是依山傍海的天然良港，早在19世纪后期，日本政府即在这里设立了海军镇守府。在1902年以后的日本历次对外扩张战争中，佐世保一直发挥着重要军港的作用，城区扩展迅速。1945年，由于美军的空袭，佐世保城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朝鲜战争爆发后，佐世保成为美军的海军基地，随后日本海上警备队（海上自卫队的前身）也进驻此地，于是，佐世保又重新蒙上了军港的色彩，基地附属的原海军兵工厂在朝鲜战争的军需刺激之下恢复了元气，造船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村上龙就是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下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1967年4月，村上龙考入了长崎县立佐世保北高中，其间，他和伙伴们组织摇滚乐队，演奏披头士等西欧流行音乐，深受女同学的欢迎。此时正值反对日美安保军事同盟的高校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佐世保也不断发生抗议美军航母停泊的学生示威游行，村上龙目睹学潮，内心深受震动，于是，他解散了摇滚乐队，加入校内新闻俱乐

部,开始学习写作。

1970年3月,村上龙高中毕业。在此前后,他重新组织了摇滚乐队,同时涉足演剧、摄像等,并在市文化中心举办了多次摇滚音乐节,深受好评。同年,村上龙离开家乡来到东京,考入东京现代思潮社经营的美术学校学习摄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学校开除,于是,他来到地处东京都福生地区的美军横田基地,开始了放浪生活。横田基地是美军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五空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驻日美国空军的核心。村上龙在此地和美军士兵的交往,涉及性、毒品等各方面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他日后文学作品的基础。

经过两年的放浪生活,1972年4月,村上龙考入东京的武藏野美术大学造型系基础设计专业,重新开始校园生活。他从小就表现出写作才能,14岁时在《PTA新闻》上发表作品《初恋与美》,获得过市长奖。进入大学后,村上龙开始了文学创作,于1976年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福生地区美军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最初沉溺于放浪生活,在毒品、滥交、酗酒、暴力、摇滚乐中寻找刺激,但狂热过后,他们对前途的迷茫感依然如故。作品表现了初涉人世的青年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面前的困惑、压抑和无奈,是一部非常规的青春小说。这年5月,小说获第19届群像新人文学奖,同时还被提名为日本文坛最具权威的纯文学奖——芥川龙之介奖的候选作品。由于评委们褒贬不一,评选中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有的评委认为此作品是当代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化、亦即颓废化的象征,但多数评委则肯定和赞赏其全新的、透明清澈的文学风格。7月,小说终获多数票通过,被授予第75届芥川奖,随

即创造了当月销售 100 万册的空前记录,引起全日本轰动,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而非单纯的文学事件,村上龙也由此作为一个新人作家一举成名,受到文坛瞩目。到 2005 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销量高达 350 万册,是日本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此书问世后,日本涌现出了一批对现行体制进行探究和批判、对现有文学传统发出挑战的作家,他们因这个书名而被称为“透明族”,而村上龙则是这个文学流派的开创者。

这以后,村上龙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数十年来,他创作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作品。总体来说,村上龙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类题材。

第一类是关于人性探索的题材。1980 年 10 月,描写两个弃婴长大后人性扭曲和走向毁灭的长篇小说《寄物柜婴儿》问世,获第 3 届野间文艺新人奖,并得到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是日本当代文学中屈指可数的杰作之一,可以同大江健三郎(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远藤周作、中上健次等当代名家的名作相媲美。1983 年,村上龙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斐济的侏儒》,这部长篇小说线索错综复杂,人物涉及多个国家,主线是南太平洋斐济一个混血儿侏儒向侮辱自己的加拿大女市长复仇的故事。自从成名以后,村上龙频繁出国,小说的场景也经常跨越世界各地,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这个特征的第一次集中体现。这方面的其他作品还有以一名患有幻听症的女子的异国之旅为线索,探索生存和毁灭问题的长篇小说《伊维萨》(1989),以及探求快乐的极限和自我的意识的长篇小说《心醉神迷》(1995)等。

第二类是反映充斥于现代社会中的暴力与战争的题材。村上龙的第二部小说《战争在海对岸开始》(1977)是由数个观念性的

情节组成的实验性作品，暗示战争将要爆发，寓意性极强。其他作品还有 1983 年开始连载的长篇小说《极端的爱与幻想》、《五分钟后的世界》(1994)、《寂寞之国的杀人》(1998) 等。《极端的爱与幻想》是一部表现革命与反叛等暴力题材的国际政治经济小说，其中有暗杀、控制舆论导向、操纵政变和总罢工等方面的描写。《五分钟后的世界》则虚构了日本在二战末本土被攻陷的情节，刻画了日本在接近毁灭的边缘苦苦挣扎的惨烈场面。

第三类是恋爱题材。1982 年开始连载的《网球公子的忧郁》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为背景，以体育和恋爱交融的情节描写了当代日本社会和青年的生活。村上龙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的恋爱小说经常融入专业性很强的内容，体育是一例，美食也是一例。他的《村上龙美食小说集》(1986) 以东京、纽约、巴黎等世界主要城市为舞台背景描写男女恋爱，而美味佳肴和名贵洋酒在他笔下则成了出色的舞台道具。长篇小说《第一夜 第二夜 最后一夜》(2000) 讲述的是一位作家与初恋女友相隔 20 年情缘再续的浪漫爱情故事，书中关于法国菜肴的描写也很精彩。

第四类是与现代科技有关的超时代题材。1982 年 8 月，村上龙完成了外星人题材的《别急，朋友》的电影剧本和小说稿，文中涉及到生物工程技术、克隆以及细胞工程技术等。1984 年初，村上龙与青年音乐家坂本龙一共同主持了以超进化论为题的座谈会，与会的有吉本隆明、柄谷行人、莲实重彦等著名文艺评论家。1986 年初，村上龙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超导体夜总会》，描写一群来自各行各业并熟练掌握高科技的英才聚集在一个小酒吧，运用现代科技解决人类情感难题，情节虽然荒诞，但语言相当幽默。

第五类是反映当代日本社会经济问题的题材。20 世纪 80 年

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泡沫经济带来的繁荣令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头脑膨胀，也让年轻的一代开始贪图和追求浮华享乐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整个社会经济不断滑坡，逐渐陷入了低谷，一流金融企业相继倒闭，各大银行连续出现经营亏损，呆账激增，股市暴跌，资金外流，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不断增加，凶杀抢劫等恶性犯罪以及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民众普遍对前途丧失信心。在这样的动荡年代里，村上龙不断发表新作，向当今日本社会发出警告。其中《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2000)以经济危机、日元贬值、教育体制崩溃为题材，影响尤其广泛。

第六类是反映当代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无故逃学以及课堂秩序失控等教育问题的题材。日本现在大约有60万中学生长期旷课，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多数教师认为学生旷课是由于精神失常等健康因素所致，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家庭环境、教育体制以及社会制度存在问题。这类题材的作品有获谷崎润一郎奖的《共生虫》(2000)、被拍成电影的《最后的家族》(2002)等。另外，这一问题在《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恋爱与流行曲》中也有所反映。

第七类是属于通俗小说范畴的题材。日本的通俗小说分化为暴力、多重性格、毒品、买卖淫、性虐待、少年犯罪以及快乐杀人等多种题材，村上龙的作品广泛涉及上述多种题材，从一开始就打破了以前的通俗小说缺乏思想性的固定观念，是通俗小说的突出代表。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主要描写提供变态性服务的应召女郎的短篇小说集《黄玉》(1988)，描写一个想杀人的男人偶遇一个想自杀的女人，两个人心灵发生扭曲的《耳环》(1994)，反映高中女生以“援助交际”的名义卖淫的《恋爱与流行曲》(1996)等。

除了上述这些,村上龙有影响的作品还有自传体青春小说《69 sixty nine》(1984年连载)、探讨音乐和生命关系的《音乐的海岸》(1997)等。

小说以外,村上龙还发表有大量随笔,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87年出版的《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这部随笔集从男女、恋爱、性等角度出发,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功能不全”进行猛烈的抨击,文笔犀利明快,时有惊世骇俗之笔,由此一直畅销不衰,村上龙也一再续写,到2003年已经写到第7部。此外,交织着爵士乐、美酒、爱情、神秘、感伤的《恋爱永远是未知的》(1991),为青少年解释工作、职业的含义的《13岁的职业安定所》(2003)等,也很受读者的欢迎。

村上龙1977年就开始创作电影剧本,并在广播电台担任音乐主持人,从而涉足当代传媒界,后来也经常参加电视专题节目,在因特网发达后,他还个人发行免费网络杂志《Japan Mail Media》,分析当今日本的经济现象,这些都是他不同于大多数作家同行之处。村上龙在电影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如上文提到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69 sixty nine》、《黄玉》、《最后的家族》,以及《京子》(1996)、《在酱汤里》(1997,获读卖小说奖)、《昭和歌谣大全集》(2002)等。从1979年至今,源自村上龙作品的电影已有十多部公映,有的还是他自编自导,其中《黄玉》为他在意大利电影节上赢得了导演奖。此外,他的《村上龙电影小说集》(1995)也写得非常出色,于1996年获得平林泰子文学奖。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村上龙与另一位流行作家村上春树经常被相提并论,并称为“W村上”。这两位同姓村上的作家都不约

而同地选择了以表现现代化大都市为作品主题，两人私交也很好，1981年7月曾举行座谈会，畅谈各自的文学志向（村上龙为“自我解放”，村上春树为“自我变革”）、生活道路及婚姻等，之后发表了对谈录《Walk don't Run》（要走，不要跑）。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大都市已经从过去的人们聚集生活的空间，逐渐向工作谋生的场所、向孤独而枯燥乏味的象征性符号的集合体转化演变，生活空间日益狭小，人际关系日益淡薄。面对如此的状况，村上春树作品的特征是善于把玩孤独，善于从枯燥乏味中发掘乐趣，与生活真实保持距离感，格调也比较优雅而宁静，喜怒哀乐爱憎表现得并不强烈。相比之下，村上龙的作品虽然涉及面非常广泛，但主要反映的是都市生活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作品中对于血腥、污秽、放荡、暴力、噪音、力量的撞击等场面的逼真、露骨、具有高度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描写。他的小说素材大多是通过深入社会亲身体验获得的，笔下大多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物，大量使用的是日常生活中无法使用的语言。他还注重向青年一代传达人生思想，认为年轻人没有既得权益，是最无私而且充满希望的一代，他要通过作品让青年人理解人生的苦难，掌握认识世界的方法，自立并努力寻找未来。这些，都构成了村上龙作品的文学特点。如果将村上春树的小说比作爵士乐的话，那么村上龙的作品则是快节奏的表现反社会题材的摇滚乐。

综上所述，村上龙自24岁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开创了新兴的文学流派“透明族”以后，一直是日本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通过村上龙的作品，读者在理解、透视、预测当代都市生活变化和所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将获得深刻的启发。

. 目 录.

- 001 日本当代作家村上龙/ 来殿武
- 001 可爱的女人和不可爱的女人
- 006 女演员说：我想堕落啊！
- 011 美丑、出生、成长、命运，这些都是才能的一部分
- 016 性爱需要的是体力，不是爱
- 021 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一）
- 026 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二）
- 031 年轻美貌的女人你绝对跟不上趟
- 036 我讨厌勾引有夫之妇
- 041 女人没有和很多男人做爱的义务，我很羡慕
- 046 最优秀的情妇要的不是金钱，而是自尊
- 051 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三） 因此，只好爱自由
- 056 “美人三天就腻味”，这是使丑女免于自杀的谎话
- 061 有夫之妇希望靠着爱情、勇气、罐装啤酒快乐地生活
- 066 迷恋农耕民族男人的女人全是破烂货

- 070 多情善感的女人朝尼姑庵跑
- 075 所有的娼妓都很阳光
- 080 如今日本女性一齐开始注意到“没有像样的男人”
- 085 可爱而有技能的女人拯救男人
- 090 小说家憧憬女白领
- 094 优秀的职业女性不需要智慧
- 099 整洁的男人至少不会被埋没
- 104 生活在养老送终时代的智慧
- 109 男人的犯罪和艺术都是为抑制勃起而产生的
- 114 如果能看到五年以后，女人会觉得安心，不久感到无聊，接着失望
- 118 我们会成为查克·耶格尔吗？
- 123 分手时她问我以后怎么办，我回答说获得幸福就是胜利
- 128 大叔们去汉城是因为“父权”还在起作用
- 133 不能像观光客那样对待女人
- 138 你的情人跟你说起小时候的回忆吗？
- 143 可以追求的是男性的自立
- 148 精神恋爱召来法西斯主义
- 153 “来这世上就是为了爱男人，什么艾滋病，扯淡！”迈阿密的男同性恋者这么说
- 158 伊莎贝拉·罗西里尼是终极的情人
- 163 即使去火星，即使在殉情途中，也不会有不暧昧的男女关系

.可爱的女人和不可爱的女人.

要造就好的女人、可爱的女人，父亲至关重要。这句话，我是从心理学的层面上说的。

我用“层面”这个词，不是指话题的档次高低，而是指领域的不同。

比如，有关生物的学问，从分子、细胞开始，包括内脏、功能、代谢、形态和受胎、成长、疾病，经过个体、物种，直到社会、国家、世界、宇宙、未来，能够切入的角度不可悉数。

又如，男人和女人的问题，从 DNA¹ 到社会、国家、宇宙，也可以从各个层面进行评说。我是把它们捣烂了掺杂在一块儿写的，但我不是学者，是小说家，所以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吧。

因此，父亲问题的层面在心理学，说的是个人对个人的影响。

不用说，女人各不相同。丑女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丑女中也有极品女人，但说什么内秀会表现到外部，不过是一种胡扯。

说得明白些吧。丑女中也有口碑极好的女人，是有用的女人。不过，说什么磨练了内在的东西，连脸蛋都会变得漂亮（像最近女性杂志搞的特集那样），这是弥天大谎。

“丑女不在我的讨论范围”，这是我说的。但无论哪个时代，都没听说过大量丑女嫁不出去的事。去逛百货商场或游乐场所，那些丑得叫人差点失声惊呼的女人，个个心安理得地结了婚，有了孩子。有的男人甚至还玩丑女。不幸的是，对男人来说，肯被男人玩的女人才是最可珍贵的。

话说得有些跑题了。既然跑题了，那就顺便再捎上一个话题，就是：丑女的标准也是非常“体制”化的。比如，平安时代²的美女，现在来看就是丑女。美丑的标准是完全彻底社会性的、体制化的。因此，喜欢平安时代美女或新几内亚高地人美女的人，恐怕是极少的。

所以，我说的“丑女不在讨论范围”，希望理解为是在心理学的层面上，既不是动物学的，也不是文化人类学的。

排除丑女来考虑“女人”，可以分出两种类型（有丑女情人的男人以下免读）。

就是：可爱的女人和不可爱的女人。也可以说是：朴实的女人和伶俐的女人。再讲得明白些：新式女人和老式女人。

伶俐的女人没有决定性的魅力。这个“决定性”，是指不会吸引男人下决心。伶俐的女人拥有小聪明，所以男人怀有戒心，不会想到抛弃珍贵的东西跟她走。

“小聪明”这个词是送给女人的。从生物学的层面说，女人是没有智慧的。男人背负着幻想的父性，这样的男人，才有“智慧”这东西。

男人必须构筑。构筑社会、故事、建筑物、数学。其他的动物

1. 脱氧核糖核酸。

2. 日本8—12世纪建都于平安京的时代。

不构筑，它们交配一次，以后的事情用不着知道，只有动物园的动物和家畜需要确认“父亲”这个角色，只有喂养它的主人需要知道这个角色。

在构筑的过程中，男人创造了智慧。

因此，女人没有智慧。笨女人可爱，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笨”的意思常有歧义，但“笨”指的是单纯、朴实。无疑，这是以生理为出发点的。

女人的出发点如果不是生理而是智慧，那么就不生孩子了。难道不是吗？

可爱的女儿不仰仗小聪明招摇过市。靠小聪明自鸣得意的，是傻父亲的女儿。傻父亲，是什么样的父亲呢？

称得上“可爱女人”的那种女人，常常会提起父亲。

“他呀！真了不起啊，很吃香的。我母亲常常为他哭鼻子呢。他喝酒，汽车喜欢豪华型的，花心也很足。不过，对我吧，他是非常温柔的。”

这样的话，是最了不起的。这样说父亲的女人，是最了不起的。

这与父亲的职业、社会地位毫不相干。不管他是大学教授还是工薪阶层，是画家还是自行车赛选手，或是公路运输驾驶员——这都无关紧要。

说到底，问题在于能否让人感觉到“男性”，是否能感觉到“性”。

希望读者不要以为我在胡说八道。别忘了“父性”是一种幻想。它是强有力的体制，但却是一种幻想。人类拥有“父亲”这个

体制,是和用两条腿站立一样重要的、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男人只能在体制上成为父亲,女人和其他动物一样,能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这是决定性的区别。

真心努力想做个好父亲的男人,是抱着体制不放的男人。女儿看透这一点。女儿(实际上儿子也是这样)希望的不是好父亲,而是好男人。

父亲再怎样送玩具给女儿,女儿也只会感谢,而不会对父亲产生敬意。女儿感到自豪,是在父亲发挥作为男人的魅力的时候。实际上不仅仅是女儿,儿子、妻子、孙子,全都一样。

不在于为女儿做什么,关键在于表现出什么样的形象。

看着傻父亲——抱住体制不放的父亲——长大的女儿,看重的是要弄小聪明,而不是性高潮。也就是:变成傻女人。

和那样的女人交往是不会感到轻松的,也许只有埋头工作一条路可走。因为傻女人和傻麻药一样没有效力,不会削弱工作热情。但是,这种工作热情的潜力很小,催生它的只是一份傻工作,好比是疲软的近代文学¹。

傻到根的父亲,大概是一种近亲相奸者——作为体制的反叛。请读者不要误解,说“散发着男人魅力的父亲”,这始终是一种外向的意思。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身上,运转着一种乱伦禁忌的系统,所以近亲相奸是一种可称之为“反体制”的体制性的东西,决不是本能。宁可说,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本能的压抑。

因此,遭父亲强暴的女儿,无论是成为女同性恋者还是小说家,前面的道路都是黑暗的。获得拯救的办法是:要谴责糟蹋她的

1. 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学。